



梁祝故事 被再次搬上舞台

舞剧《楼台会》编导： 梁祝仅仅是爱情的悲剧吗？

很多人会忽略，梁祝，是一个发生在东晋的故事。东晋，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战乱频仍，政治动荡，门阀士族高高在上，寒门子弟难寻出路。6月24日晚，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的舞剧《楼台会》在杭州大剧院首演，大众耳熟能详的梁祝故事被再次搬上舞台。

这次，舞剧有了完全不同的演法。主创努力将故事放归到东晋的时代背景，剧里的梁山伯除了爱情，眼中也看到流离失所的百姓；当他站在祝府门前，感受到的是寒门与士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当他选择离去的那刻，眼中有对命运的无力，也有对苍生的深深悲悯。

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“梁山伯”，也是一版全然区别于此前所有叙事模式的《楼台会》。

1 “巨石” 建构舞台视觉奇观

舞剧《楼台会》看点之一，在于将“平面”的舞蹈变成了“立面”。最主要的依托，便是舞台上“顶天立地”，高达9米的太湖石。

舞美设计李奥表示，这一构想起源很早，大致在2025年4月，剧本和舞段成型之前就有了。“我想因为是在江南，且想对梁祝这个故事、魏晋美学的画面有一个更当代的解读，就想到了（太湖石）。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个人，有时像是两只蝴蝶落在石头上；有时，太湖石又是真山水，两个人在上面十八相送。”

从演出效果看，太湖石带来的视觉冲击非常直观。甚至可以说，建构了一种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。它成为营造、切割空间的重要手段。如李奥所说，梁祝二人时而在太湖石上、离地三米的一叶小舟上起舞，象征“楼台”（空中楼阁）之会；时而又若有若干白衣书生自湖石“流淌”而下，如清泉石上，象征着某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观；又或者，成为划分英台梳妆与山伯之死的天然界限，横亘在两者之间。

舞台上的巨石，营造了浪漫诗意的场景，也带来重重的压迫感。主创揭秘，舞台上湖石并非真的石头，而由激光雕刻而成，“是高密度的泡沫做的，里面藏着钢架，维持稳定性，外面有一层布的肌理，有一定的弹性，方便舞者动作。石头很硬，但在戏中世界的流转里，能跳、能靠、能‘流淌’，很浪漫。”李奥说。



舞剧《楼台会》中，夏天和毕然贡献了精彩的双人舞。



演员的“蝶梦”。

2 道具样式提取自绘画材料

放眼今天的中国舞剧市场，表演唐、宋、元作品都有，呈现魏晋风貌的剧作相对比较少。解构梁祝的故事之外，在舞台上还原“魏晋样式”是舞剧《楼台会》的一大着力点。

“我们参考了一些魏晋时期的画作，如《女史箴图》《洛神赋图》，有些舞段直接从画中提取了元素，部分器型（如大翘十里红妆）找了博物馆的文物作为参考。”该剧道具设计于润嘉在接受采访时说。

“剧中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校舍，出现了床榻，上面有壶门，就是从《女史箴图》里提取的图样。”包括英台女装使用的

镜架，也是几乎对照《女史箴图》一比一还原。“这是一个经得起考证的戏，很多道具细节都有年代特征。”李奥补充说。

为了营造“魏晋风度”，主创还想了很多办法。比如书院一场，有绿竹猗猗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湖石上高山流水遇知音；书院的夫子则执麈尾扇，捻须抚琴，也是一派魏晋名士的风度。

“对我来说，做这个戏最大的难度是控制。从头到尾都要非常克制，把控一个度，把属于东晋文化、属于《楼台会》的美学意境不断深入。”该剧灯光设计雷青山说。

3 重构梁祝故事的“世界观”

如果观众还没有机会看上舞剧《楼台会》，可以通过主创团队过往作品来了解他们。《楼台会》的总编导之一吕梓民，是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原创舞蹈节目《喜上枝头》的编导。他在采访中说，《楼台会》里80%主创都来自《喜上枝头》的团队。

《喜上枝头》的节目灵感源自南宋画家林椿的《十全报喜图》，便是通过融合宋代绘画美学与现代舞台技术，呈现喜鹊报春的吉祥寓意。该节目视觉意象感极强，与团队“完美主义”作风息息相关。

《楼台会》某种程度上与《喜上枝头》有一些类似。它也讲求每一帧画面的尽善尽美，尽可能在视觉上，无论是配色还是结构美学，都给人一种“美”的享受。不同之处则在于《楼台会》是一出大戏，首演总时长达到2个小时20分钟，包含15分钟的中场休

息。编导需要尽可能去完成一个逻辑上自圆其说的“新编”梁祝故事架构。

这出戏显然是特别的，开场5分钟，它甚至会让人忘了这戏讲的是梁祝故事。“当编剧提出以‘楼台会’来切入时，我们都觉得这个时间节点确实是突破口，心照不宣就是这个。”执行编导何俊波说，“这个节点是悲剧的转折点，也是对两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时刻。”

梁山伯在这一刻看到了富贵之家的排场，看到了自己在爱情面前的无能为力；祝英台在此时被一件从天而降的“嫁衣”困锁，她的人生再也没有了选择。这种对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提炼，正是《楼台会》在梁祝故事“世界观”架构上的突破。它让梁祝悲剧有了另一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反思，让我们再次审视——梁祝的悲剧，仅仅是爱情的悲剧吗？

4 思考交给观众

相比5月11日的试演场，6月24日首演场，《楼台会》删减了许多戏份，剧情看起来更加紧凑流畅，单人舞、双人舞、群舞的可看性也增强许多。上半场山伯“梦蝶”女子群舞以及下半场化蝶时光倒流，梁祝在时空平行奔赴理想的婚宴，下轿之时“是你等我拜堂成亲”的场景都有观众自发的掌声。

一个be(bad ending, 悲剧)的故事，在平行时空，被编导强行赋予he(happy ending, 大团圆)的结局。

“我想所有人都有对爱的向往，爱是属于人类最柔软、最温存的点。我们想通过这个戏让大家感受到的是，爱是可以被相信的，爱是可以超越很多东西的。”导演吕梓民说。

在一年多的排练时间里，艰难时吕梓民也曾想过要放弃，是“爱”让他坚持下来，让他孕育希望，拥有创作的勇气。

《楼台会》的两位主演，也被称为“双首席”。“梁山伯”的饰演者，是宁波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夏天，“祝英台”则特邀上海歌舞团首席舞者毕然加盟。

他们都是优秀的古典舞者，但在这版《楼台会》里，他们需要学习一些现代舞、当代舞的动作和表演。“对两位主演来说，都需要去改变自己的身体。”吕梓民说，这对他们来说，是极具难度的。

经历过种种的困难，挥洒了无数汗水，最终，这台戏就像舞台上的“太湖石”，每一个窟窿的深浅、倾斜度都由主创团队和演员慢慢尝试，一点一点磨合出来。这台戏也像“走山路一样，一点点走出来”。吕梓民在采访最后表示，“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，固然比魏晋南北朝时期进步太多。然而今天的我们，就能通过爱的考验吗？”

舞台艺术一旦成形，就交给了观众，观众“见仁见智”。“见天地、见众生、见自己，是我们这出戏的‘题记’，也是当下的我们复排这个经典故事，最大的意义。”吕梓民说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